

裁军谈判会议

CD/PV.639
28 January 1993

CHINESE

第六三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3年1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塞尔索·路易斯·努内斯·阿莫林先生(巴西)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639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愿以本会议和我本人的名义向埃及外交部长阿姆里·穆萨阁下表示热烈欢迎，他已列在今天的会议发言者名单上。部长先生有着辉煌的外交经历并且有丰富的多边事务经验。他曾三次任职纽约负责联合国事务，第三次是作为常驻代表，并且两次担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他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特别是两届裁军特别联大。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以极大的兴趣聆听部长先生的讲话。

登记今天发言的有埃及和印度代表。现在我请埃及外交部长阿姆里·穆萨阁下讲话。

穆萨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感谢你亲切友好的欢迎之词。在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化学武器公约这样的几项历史性协定缔结之后，并在这一庄严的机构开始其年度会议之际，我感到十分高兴有机会在此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想法。此时此刻本会议由巴西代表担任主席，我感到非常恰当，巴西无论是在全球裁军还是区域裁军的范围内，无论是在核裁军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起着积极的、非常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我还愿借此机会对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为裁军谈判会议付出的不懈努力和对会议工作的贡献表示赞赏。

大家都意识到，过去这几年是动荡的变化之秋。两极结构及其前提条件活生生地在我们的目睹之下土崩瓦解，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极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这是对世界领导人的智慧和感情的真正考验。他们能否成功地驾驭充满着激情的对变革、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渴望，从而建立一个尊崇平等权利和法治的更加美好、更加人道的世界？还是再一次听任依实力强弱而重整世界秩序，保持同过去一样的过时的两极世界观，将多极化视为需要对付的动荡不安的根源而不是一种可用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丰富资源？

时代的真正考验是：我们能否把国家、区域和全球政治的理论基础提高到与当前的挑战和未来的希望相适应的水平，还是试图削足适履地使这些挑战迎合我们过去所建立的全球政治体系。在这一充满挑战的时代，必需对基本概念和定义加以审查，与本会议工作最相关的是我们如何为安全概念下定义。传统上，只从军事角度来界定安全。然而，这几年来，安全的政治层面及其社会、经济和环境内涵已日益重要，现在这个词对于包括埃及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具有多层含义，从广义上说，它常常不仅仅指国家地理疆界的保护。

埃及认识到安全的这些新的层面，在若干不同的区域范围内和区域范围外积极促进对这一问题开展讨论。在阿拉伯联盟内讨论阿拉伯安全；在非洲统一组织内讨论非洲安全；在中东和平谈判中讨论区域安全；并呼吁成立一个地中海论坛，供这

一暖水域两岸的国家进行对话。应当承认，军事方面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军备过份积累的现象在全世界仍比比皆是。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挑战。

我愿借此机会呼吁详细研究一种处理国际安全问题的新的办法--从一种能够应付我们时代挑战的新的定义出发的解决办法。将安全建筑在“共同利益”之上而不是建筑在“显示军事实力或制衡”之上。在这样做时，有两项基本考虑应当是我们最关切的。首先，应当在较低军备水平上实现安全。在我们变化着的世界中，随着安全越来越从非军事角度加以界定，目前的军备水平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道义上都是说不通的。其次，各国在裁军领域应当具有同等的义务并且作出同等的承诺。只要有可能达成军备协议，它们因协议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就应当相同。国际关系现在应当立足于平等，并从平等出发在安全领域开辟新的前景和发展合作。就区域范围而言尤其应当这样，因为不平等会造成猜疑，并会播下冲突的种子。

这些目标，以及它们所依据的概念和原则，指导着我国在裁军领域采取其一贯采取的立场和制定其在全球一级以及区域一级所致力之近期目标。本着这一点，我们一贯争取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论是核武器、化学武器还是生物武器。例如，1968年，埃及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原始签署国之一，这是因为埃及向来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消除这些武器，而且埃及热切希望通过这一光明磊落的步骤鼓励本区域内外国家、特别是本区域内的国家也加入这项条约。

6年之后，由于对缺乏响应感到沮丧，埃及和伊朗共同提出了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又过了7年，仍无反应。然而，基于我们的信念，1981年我们再次采取了光明磊落的步骤，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应当指出，阿拉伯国家或者批准了《不扩散条约》，或者与原子能机构缔结了全面保障协定。遗憾的是，结果仍然一样。

随后我们决定另辟蹊径，积极争取国际社会以及本区域内的伙伴特别是以色列共同致力于全面解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目的是对各项日益引起人们关切的问题包括化学武器裁军一并加以考虑。1990年4月，穆巴拉克总统建议从中东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这一建议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欢迎。因此我们已经全都表示要致力于消除所有这类武器，其中包括化学武器，甚至在裁军谈判会议完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之前就已经这样承诺了。

这一建议逐渐得到广泛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区域外国家对它表示赞成。在这方面我愿意强调，固然我们坚决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但我们更加坚决地要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和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中东的安全利益，这些安全利益只有建立在有效、可核查和对等安排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得到保障。

最近，在《化学武器公约》于巴黎开放供签署的仪式上，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

斯简要地谈到了与我们1990年4月的建议有关的内容。我不打算在此讨论那些内容，无论那些内容是我们倾向于支持的，例如全面解决的办法，还是我们可能有着不同解释的，例如条件。然而，我欢迎以色列第一次表明愿意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进行讨论。可是，我同时感到必须敦促以色列充分把握住目前存在的取得具体进展的机会，而不要将中东免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一事推迟到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之后并以后者为条件。

埃及本身打算加强与所有区域伙伴、包括以色列在双边一级以及中东军备控制谈判的多边一级的这方面接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达成共识，而且所有各方都在核领域和化学领域根据这一共识作出实际承诺。

1995年将决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有效期是否延长。尽管裁谈会不直接审议这一问题，但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由裁谈会加以处理。核裁军是你们议程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项目，也是一个不太积极的项目。我感到困惑的是，迄今为止，尤其是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全球性成就的时候——最近的一项成就为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你们在这方面却没有表现得更积极一些。

全面禁试条约和安全保障是牵涉到的另外两个问题。我们真诚希望本会议能够就这些对于核不扩散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达成协议。在不贬低可能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这一前提下，我们确信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在限制纵向和横向扩散以及进一步采取更全面的措施确保无核国家的安全和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大家需要重新审视积极和消极保证的概念，这样做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北约——华约相互抗衡的复杂安全关系已经成为历史。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不扩散条约》或者以《不扩散条约》为基石的不扩散制度能够真正获得全球遵守。《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必须设法实现它们已表明希望实现的目标，即“...防止核武器的横向和纵向扩散”。1995年的《不扩散条约》会议为我们聚集在一起为二十一世纪订立一项新的核不扩散契约提供了机会。这一契约应以《不扩散条约》为核心，而且应包含未加入条约但支持核不扩散目标的国家的支持。例如，《不扩散条约》与区域安排的更密切的结合可作为一个有益的和良好的开端。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都目睹了裁军领域正在出现的某些新的趋势。例如武器转让和透明度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和区域裁军辩论的热门问题。我必须承认我们对于这一趋势是忧喜参半的。一方面，我们也认为军备过度积累的情况已经泛滥成灾，必须设法对付，因此不反对控制武器转让这一明确宣布的目标，而是欢迎这一目标。我们还认为提高透明度是裁军谈判成功所必要的条件，因此对这一趋势的出现也极感欣慰。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对于以零打碎敲、因人而异的方式处理一些问题感到失望。虽然宣布的管制武器转让的目标是防止军备过度积累和防止破

坏稳定的武器扩散，然而全部范围却仅限于常规武器的进出口。我们感到疑问的是，国内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难道不是整个军事武库的重要来源而且往往是主要的来源吗？如果我们在限制进出口的同时却使那些拥有发达军事工业的国家在数量上或质量上更具优势，这难道不是在加剧已经不稳定的形势吗？我们对透明度也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与其有关的技术不包括在这些措施的范围以内？它们不同样破坏稳定吗？它们就无须进行裁军谈判吗？难道我们大家对消除这类武器不感兴趣吗？

当然，总是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措施只不过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开端，出于可操作性和实际的考虑，我们的议程一开始只能是有限的。我们理解这种说法，对这种说法并不是全然排斥。然而我们坚信，要做到充分有效，裁军措施必须是均衡的、公正的。它们决不能对和平应用科学技术造成不应有的妨碍，不应当把世界分成令人厌恶的“拥有者”和“不拥有者”两类。

最后，我愿感谢提出了题为“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建议和意见，埃及将通过恰当的渠道对它们详加探讨。然而我要强调，我们完全支持以下的结论：“现在需要将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全球化”。我们认为，在以实际行动体现这一思想上，裁谈会尤其应发挥宝贵的作用，我们还希望看到裁谈会在制定二十一世纪的裁军议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主席：我感谢埃及外交部长阿姆里·穆萨阁下的重要讲话和他对主席、特别是对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这些话说明了巴西和埃及之间有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我请印度代表萨蒂什·钱德拉大使发言。

钱德拉先生(印度)：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在本机构首次作实质性发言，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完全同意我们所有在座的同事们的看法，相信在你的指导和主持下，1993年会是裁军谈判会议取得成功的一年。我还愿感谢所有对我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我的前任大加赞扬的同事们。

我非常注意地聆听了埃及外交部长阿姆里·穆萨先生阁下发人深省的讲话。对我个人来说，在这里见到他并且聆听他一贯简明扼要的讲话，既令我感到高兴，也使我感到荣幸，因为他来自一个与我们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而且几年前当他担任其伟大的国家驻新德里的代表时，我曾有幸与他打过交道。

我还愿借此机会祝贺裁军谈判会议以及历尽艰辛精心锤炼出化学武器公约并使公约最近得以在巴黎签署的所有曾参与其事的人。这一公约得到了几乎举世一致的赞扬，这也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它是彻底禁止和消除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一项不具歧视性的全球多边协议。公约的一个突出的并且的确与众不同的特点是，

它规定了严格的核查标准，其范围比迄今为止达成的任何其他裁军协议都广泛得多。这一公约满足了印度长期以来力图通过一项普遍适用和不具歧视性的制度彻底消除化学武器的愿望。我们希望，一旦公约生效，条约范围以外的所有基于不符合公约精神的单方面行动或出口管制制度的一切现有歧视性限制都将在各缔约国之间取消。印度本身决不会获取或生产化学武器，因为印度毫无保留地决心信守化学武器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实际上，在成为签署国之前，印度已经实行了一系列出口限制，以确保双重用途的化学品只用于和平目的。

对裁军来说，199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除了化学武器公约谈判成功之外，我们还看到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缔结了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两国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值得我们给予高度赞扬，因为到2003年它们将把所有运载系统上的弹头数目减少三分之二左右。因此，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无疑为促进相互信任和巩固和平气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两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导致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这清楚地显示出，只要具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即使是复杂的裁军问题也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就这方面而言，印度曾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了一项实现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秩序这一目标的行动计划的纲要。该行动计划的核心是分三个阶段消除所有核武器，并认识到在落实某些拟议的措施方面需要具有灵活性。该计划所设想的核裁军措施包括：禁止生产核武器和武器级可裂变材料，暂停核武器试验，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并就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进行谈判。计划还设想最终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988年8月15日以CD/859号文件提交的这项计划今天仍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审视一下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我们有些失望地注意到，会议未能就已定为最高优先的各个核项目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责。例如，多年来未能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设立特设委员会。根据我们提出的行动计划和根据1992年9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十届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的呼吁，我们认为在谈判中应当给予议程项目2和3以及核禁试、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以优先地位。我们认为，将最重要的议程项目2和3排除在外而就其它项目设立特设委员会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降低了它们的优先地位。如果我们真希望实现一个无暴力和无核武器的世界，我们就必须保持核问题在裁军议程中的核心地位。

作为一个向来站在裁军事业最前列的国家，印度自然认真思考了秘书长关于“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以下意见：国际社会必须“以彻底消除核武器为目标”和“除非跨进后核武器时代的门

槛，否则这些武器对人类造成的种种危害就不能充分解除”。我们认为，绝不能忽略这一关键目标，因为它是裁军问题的核心。我们不应当忘记，尽管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值得赞扬，但即使按照条约的设想完成了裁减，核武器国家仍然拥有足能多次毁灭世界和把全球分成“拥有者”和“不拥有者”的可怕的武库。因此，我们必须谋求在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取得超越这一条约的进展。我们希望《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可为不仅有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参加而且有所有其他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多边核裁军谈判铺平道路。采取这一步骤必须具有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远见，这也是在平等、稳定、正义和合作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上长期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绝对必要条件。在当今世界，核武器国家必须重新审查它们在过去为了替保持和扩充各自的核武库辩解而抬出的核威慑理论。

我们承认区域办法可补充和协助全球性的裁军努力，但应指出，区域的定义必须照顾到有关各国的所有安全关切以及在这方面提出的具体裁军措施的实际可行性。由于各国从整体看待它们的安全，以人为划定的区域将安全分割开来是不可行的。每一个区域都必须在参加国达成充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明确地加以界定。有关国家必须能够自由地达成协议，并考虑到所在区域的特点。任何这类安排的必要前提是严格遵守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例如不干涉内政，不怂恿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或颠覆，以及制定适当的建立信任措施。要使安全得到加强，就必须不断加强所有方面的信任。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和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只能减损建立政治信任措施的作用。

在上述的限制范围内，印度一直谋求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对话在它的周边建立信任。与邻国达成的建立信任措施就性质而言是相当广泛的，包含三大类别——政治、通讯和技术。政治方面的建立信任措施包括：“宣布意图”，讨论与安全有关的概念和理论，采取措施增进人民之间的接触，并发展基础广泛的双边关系；通讯方面的建立信任措施包括：提供通信链路，例如热线、专用通讯线路、减少危险或预防冲突机制，并在官员一级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和消除紧张；技术方面的建立信任措施包括：与军备限制和透明度有关的活动，例如事先通知、限制某些区域内的军事活动，为军事装备规定最高限额等。

诚然，与我们每一邻国之间的这些建立信任措施在范围上和程度上因关系和共同利益的不同而有差别。值得指出的是，在1990年7月与巴基斯坦举行的第一轮外交国务秘书一级的会谈上，印度提出了一整套建立信任措施，其中包含所有三类措施——政治、通讯和技术方面的各项建立信任措施。作为提高透明度和减少误解的一种手段，它建议相互提供关于军事演习的情报，改进军队司令员之间的通讯，联合进行边界巡逻，武装部队代表团互访，并在政治一级重申和强调通过和平方式与双边谈判解决争端，停止敌意宣传，尊重控制线，不从事有损于维持和睦关系的行为，以及互

不干涉内政。

迄今为止所进行的6轮外交国务秘书一级的会谈着重研究了如何执行上述一揽子建立信任措施的各项内容。在1992年8月举行的第6轮外交国务秘书一级的会谈上,就已签署的关于事先通报军事操练、实战演习和部队调动、防止侵犯领空和允许军用飞机越界飞行及着陆的协议互换了批准书。而且,在第6轮外交国务秘书一级的会谈上,鉴于全球性多边化学武器公约缔结在即,印度和巴基斯坦还签署了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协定。

在核领域,印度和巴基斯坦于1988年12月签署了一项关于禁止袭击对方核设施的协定。我高兴地宣布,根据这一协定,1993年1月4日两国已经连续第二年交换了核设施清单。由于两国军事行动局局长根据1990年12月第3轮外交国务秘书一级会谈的协议每周定期通过热线进行电话交谈,两国之间的联系也有了改善。作为提高透明度的一个步骤,印度于1992年8月向巴基斯坦军队总参谋长正式发出了访问印度的邀请。虽然建立信任措施不能取代裁军,但印度完全意识到建立信任措施在减少发生误解的可能性和提高国与国关系的可预见性方面可起作用。

在核领域,今天真正的问题不象秘书长报告中建议的那样只是《不扩散条约》或条约的延期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制止扩散和消除核武器。因此,需要进行国际对话,审查《不扩散条约》,堵塞现有的漏洞,并使条约成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手段。首先,该条约是具有歧视性,不够完善,而且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或核武器国家扩散方面都证明效果不佳,延长条约的期限并不是实现不扩散之道。虽然印度也对核扩散感到关切,但我们不认为片面的、不公正的措施或有选择的惩罚行动会取得理想的结果。正象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属于需要从全球性方式解决的全球性问题那样,不采取全球性方式是无法解决核武器和核威胁的。现在急需对不扩散的具体内容达成新的国际认识和共识,以便认真谋求一种普遍、全面和不具歧视性的全球性不扩散办法。如果国际社会能够产生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就没有理由相信在有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它不能同样产生一项禁止核武器的公约。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在其多边谈判形式方面或在其普遍性及无歧视性方面,化学武器公约都可作为核领域的未来全球性裁军协定的一个楷模。

虽然裁军谈判会议终于能够完成一项无歧视性的、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但国际社会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批准的关于裁军领域优先次序的建议从未变成普遍接受的对付危险和全面消除威胁的准则、原则和进程。采用有别于“裁军”的“军备控制”方法,并未能阻止扩散,也不大可能为将来提供一种可行的先例。秘书长已明确表示“长远来说,我希望我们能够采取更公平全面的办法,负责地控制扩散,不仅控制武器的扩散,也控制远程运载系统和双重用途技术的扩散”。他还表示,“要作到充分有效,这种控制必须是均衡的、公正的;控制措施不能无故阻

碍科学和技术的和平应用;也不能把世界划分成令人反感的“拥有者”和“不拥有者”这两大类。我们完全赞同这种观点,而且我们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在歧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技术、设备和材料的贸易施加单方面限制的排他性“俱乐部”、“集团”和制度将无法防止扩散。仅以裁减军备作为其目标的建议虽然也值得欢迎,但它们本身却无法实现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实际上仅仅保持少数国家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导弹技术和常规武器出口市场的垄断的倡议也无助于防止扩散。

秘书长关于军备转让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军备的积累以及由于在军事方面挥霍无度的国家和军备出口国增加军事开支而造成的螺旋上升现象以双重方式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首先,军备开支的增加耗去了原可用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资源,其次,它进一步刺激发展中国家出于安全考虑而竞相在防御需求方面增加开支。印度一贯主张采取步骤制止这种趋势和倾向。遗憾的是,如果供应武器的工业化大国不自我约束和削减专供武器采购的财政援助,这就可能只是一种空想。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大家都希望在军备转让方面实现透明度,但我们担心这只是为透明而透明。我们认为,透明度若不能使大规模军备转让的情况有所改善,就毫无用处。透明度必须体现在人均国防开支方面和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方面。必须确保因某一地区的裁军措施而裁减下来的军备不转移给其他国家或组织。军备透明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非法的军火贸易,由于此种贸易助长了针对其他国家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颠覆行为和毒品走私,造成了有害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其危险性也最大。

我们同意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实际重要意义的看法。它是一项全球性建立信任措施。然而,要取得成功,它必须不具歧视性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吸引各国同时普遍加入。

我们感到,目前的裁军机制足以应付目前的任务。某些优先的裁军领域难以取得进展,与目前的机制没有什么关系。三个多边裁军机构,即裁军谈判会议、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具有截然不同而又互为补充、相互关联的职能。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够最好地使这三个机构的工作合理化,确保每一机构单独地和三个机构整体地尽可能有效地为促进全球合作安全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能做的莫过于按照1990年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的协商一致的报告行事。该报告指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具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必须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继续履行其实质性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本会议不宜象秘书长的报告中建议的那样“作为长期审查和监督现有的一些多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机构”。这会分散它的精力,使它无法专心履行其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首要任务。同样,在考虑安理会更多地参与裁军事务这一构想之前,我们应确保安理会产生的决定能反映联合国会员国的协商一致意见。正是基于这一点,

必须优先实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民主化。安理会必须赢得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信任,只有这样它的行动才具有可信性。

我国代表团不担心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在化学武器公约缔结之后会越来越小。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若干项目与化学武器公约一样重要,若就这些项目进行谈判,裁谈会还可对裁军进程作出重要的贡献。应谈判的议程项目并不缺乏。危险在于缺乏政治意愿、惧怕透明度和有意降低多边进程在裁军优先领域中的作用。应当允许裁军谈判会议发挥其作为一个谈判论坛的作用,并且集中精力就有关核裁军的议程项目1至3进行具体的谈判。

主席: 我感谢钱德拉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名单上的人都已发过言了。我现在问一下是否还有其他代表愿意发言? 如果没有,我愿告诉各位,我们在设立工作机构的协商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我认为如果现在短暂地暂停会议,可能有助于最后确定这些协商的某些方面,并证实几分钟前我得到的一些非常不正式的消息。所以,如果大家同意,会议将休会10分钟,然后立即复会。我就这么办了。

上午10时55分休会,上午11时15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639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关于上周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人选问题的协商正在取得进展。由于这些协商的结果,我请你们就两个特设委员会--即核禁试特设委员会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的任命作出决定。我提议首先处理核禁试特设委员会并任命日本的田中义具大使为主席。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们现在处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我提议任命德国的沃夫冈·霍夫曼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

就这样决定。

主席: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和军备透明度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人选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处理。

我以本会议和我本人的名义向刚任命的特设委员会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祝愿他们在履行所担负的艰巨责任的过程中一切顺利。

各位还记得,以前我曾宣布我打算任命两位特别协调员就成员问题和议程问题进行协商。因此,我决定任命澳大利亚的保罗·奥沙利文大使为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墨西哥的米格尔·马林·博什大使为议程问题特别协调员。我感谢他们慨然接受了任命,并预祝他们的协商取得成功。我还说过,对于拟订本会议提交大会第一委员会的报告来说,他们就上述问题进行的工作将特别重要。

在昨天的主席协商中我们同意应巴查诺夫大使的请求于2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加开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的讲话。我相信会议是会接受这一提议的。

就这样决定。

主席:当然,有一项理解是,那天任何其他成员或应邀参加我们工作的非成员如果愿意,都可以在该次全会上发言。

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我现在将要结束这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20分散会。

XX XX XX XX XX